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十三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清漳黃氏家世學派

按叔燦先生寬緩死獄論者謂有陰德知其後必大者也今攷諸子世濟其美斌斌乎儒雅之林矣漳浦文勤蔡公纂漳郡志獨列公為世學餘莫並焉可知其淵源遠矣

少師黃叔燦先生彥臣

黃彥臣字叔燦龍溪人弱冠登治平四年進士初授南寧簿宿州錄叅歷知長汀南安二縣倅泉廣二州守莆汀劔建四郡官至朝散大夫累贈少師彥臣倅郡時獄鞫強盜守欲亟寘之法彥臣疑其寃故緩之果獲真盜時鹽禁甚嚴私販者至百斤論死在汀日有販鹽被捕至者計斤當死彥臣置鹽郡庭不問久之鹽化為滴斤隨減百得以不死論劔建舊俗苦丁錢有生子不舉者

後丁錢奏免以口食艱仍不舉彥臣乃令保正月報數
於官給錢贍之後為定式彥臣教子甚篤嘗慮宦養壞
性每之官不令侍行諸子皆奮為聞人長子願尉晉江
時造一肩輿以奉彥臣彥臣惡其侈焚之貽書切責云
候歸日當夏楚之願覽書皇汗若無所容其清嚴類此
有文集二十卷雜文數卷行世子七人願以世賞入官
碩預類穎連登進士顯并累薦免省姪孫渙曾孫樵
仲杰樵皆踵世科各有傳

清漳郡志

朝散黃若冲先生碩

黃碩字若冲彥臣第二子大觀三年以上舍生與弟預同登進士初調建昌教授外臺交薦自江寧刑曹累官至朝散大夫年五十恬於仕進奉祠里居教授生徒筆周禮講義時遷學不利碩請復舊捐祠俸以倡之及卒郡守李彌遜祭以文曰隱居好學遠近慕之其陽亢宗之流乎不慕官榮優游卒歲其馬少游之儔乎時以為知言

提點黃秀實先生頴

黃頴字秀實彥臣第五子年二十四以上舍免省赴廷
試時彗星見頴指陳時政無少諱忌及廷唱言彗不為
灾者皆寘前列頴附第四甲抑殿丙科調秀川崇德簿
改應天府戶曹未幾改吉水教授官累遷至著作佐郎
繼兄頴為樞密院編脩官兼符寶郎時兄願為卿預入
臺三人同朝奉魯國太夫人崔氏侍養時論榮之俄遷
中書舍人方拜命有忌其才者出為提點江州太平觀

顏溫恭廉介尤工書隸嘗書題名碑人爭摹焉有周禮
鮮義春秋左氏事類行於世

錄參黃道夫先生樵仲

黃樵仲字道夫預之孫彥臣之曾孫也淳熙五年與弟
杰同登進士第樵亦以是年補入太學樵仲初調永福
尉再調漳州錄參俱有善蹟俸外添支一無所受自書
屏云俸薄儉亦足官卑清自尊謝事歸每晨興率子弟
衣冠見家廟退而默坐或至終日飲食衣服不求鮮美

曰無過吾分居喪三年無笑容鄉里有為非者惟恐樵
仲知之也鄧司諫守漳闢郡學行鄉飲皆請樵仲主之
朱文公守漳禮請入學牒文稱其氣質渾厚操履端方
杜門讀書不交權利若屈居教導必能使諸生感化興
起及講小學書文公每稱善奉檄校文漕闡撤棘疾作
卒之日神采自若文公遣倅經紀後事有禮記小學口
義行世

宣教郎黃實夫先生櫬

黃樵字實夫預之孫彥臣之曾孫也未冠賦南浦歌贈
炙人口淳熙中補入太學未升上舍丁內艱歸服除參
告隨中舍選以平等釋褐願對大廷尋遷舉錄獻十論
於相王淮丁未升進士內科臚唱之日朝士皆求識其
面樵家居及在太學受業常數百人由浙至廣名士多
出其門初調南劍教官篤意教導日以龜山了翁勉勵
諸生又闢貢院請諸臺閫以助其役嘉泰壬戌預考南
宮尚書木公謂人曰經義非黃架閣不收詩三魁皆樵

所取衆賀得人金壇王遂卷已被黜樵得之批云此必
博洽奇特之士王與收謝曰遂終身何敢負先生時將
有召試之命而樵逝矣官止宣教郎有詩解行世有中
庸語孟解文集十餘卷未刊士紳多藏之

邵武上官氏家世學派

攷樵川和平里志序曰邵武縣之南鄉里有危氏上
官氏黃氏萃於一里而上官氏尤盛自景祐至嘉定
此三姓擢進士第者二十餘人歷官顯宦而傳子孫

為世家榜籍迭書衣冠襲起者不可以數計也然以科目官職世家定榮瘁盛衰蓋近世俗人之論吾聞古之君子所謂沒而不朽者不在是也上官氏對策熙寧不附新法晚入元祐黨籍其子留守汴都不屈而死二公所立如此近於天下之善士矣豈特足以重其里哉按斯序為後村劉氏克莊筆其闡發所以世其家之義者警俗厚矣余採錄其所述載之篇端

龍圖上官彥衡先生均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凝之子為兒時莊重靜默不苟
笑語少長好學務知體要不為章句造次必以禮士友
敬憚之熙寧三年神宗初革聲律崇尚經術命以策試
士均入對數千言援引古今無所顧忌知制誥呂大臨
直史館蘓軾擬均第一以策中論新法忤王安石意遂
置第二授承奉郎大理評事北京留守推官大臣薦均
經學通明授國子監直講元豐間賜對垂拱殿以察理
明是非審官辨邪正為對尋改監察御史裏行時蔡確

引猜險吏窮治相州富人獄誣法官竇萃等受賕無敢明其冤均是時方以確薦為御史奏乞移司根治未報明日又奏言確持刑刻深所辟官皆險薄請以獄事詔廷臣等參治疏入坐謫知光澤縣還監都進奏院擢開封推官元祐初再除監察御史時言者請兼用詩賦試士宰臣遂欲盡黜經義均言經術以理為主詩賦以文為主先帝去數百年之弊不為不難陛下臨馭之初正宜獎經術以堅學者之志進行誼以勵士大夫之操今

遽厭經術崇獎詩賦逐華而遺實徇末而忘本固非細
累請令學者各占三經雜以論語孟子不必專用新義
試策以二一問歷代一問時務章三上經術得不廢故
事左右僕射八省閱訴牒多至數百又常程細務無不
關白均奏言位高者宜逸不逸不足以謀天下之大務
位卑者宜勞不勞不足以理天下之庶務宰相位尊任
重天下之事無所不總然所該者衆則力有不逮致詳
於小則大有不及請以省中事務類分輕重尚書可以

覽決者不必關二丞二丞可以覽決者不必關僕射又
言治天下二道寬與猛而已熙寧以來諸路監司不能
深明朝廷之意務為慘核刻深之法此傷猛之弊也陛
下臨馭務從寬大比聞諸道監司又不能明陛下之美
意一切以苟簡縱弛為事願明詔四方以寬不縱惡恩
不傷惠之意詔下其疏布告諸路時蔡確第軍器少監
碩盜貸官錢以萬計獄具均請并正確罪以勵百官就
遷殿中侍御史久之力乞罷臺職除尚書禮部員外郎

元祐五年再授殿中侍御史中書傳堯俞左丞許將同
樞韓忠彥因論事同異俱求罷均言大臣誼同休戚廟
堂之上當務協和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嫌疑之迹
若悻悻講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有詔令就職會
中丞蘇轍黨呂大防排許將均言呂大防堅強自任每
有差除同列不敢為異惟許將時有異同轍素善大防
盡力排將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敗壞乞加蘇
轍妄言之咎章四上不報遂居第待罪詔以均補外大

臣指均為朋黨當黜宣仁太后曰上官均無罪遂出知
廣德軍紹聖初召拜左正言是時大防轍已罷政均疏
大防六罪章再上大防遂斥宰相章惇欲專政柄陰去
異己者出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而召朱服為中
書舍人均上疏力爭忤惇意汝礪降職知江州均提點
京東西路刑獄徙淮南東路刑獄遷梓州路轉運副使
知越州徽宗即位拜起居郎入對陳治道四要建中靖
國元年累遷給事中上疏忤旨未幾紹述說興均復不

從忤執政意遂以龍圖閣待制出知永興軍徙知襄州
尋入元祐黨籍奪職主管江寧府崇禧觀政和間復龍
圖閣待制抗章告老遷朝請大夫以待制致仕卒年七
十八贈通議大夫詔揚州給葬事累贈特進均天資剛
方以忠義為己任四為御史一在言省三以言黜恬不
為愠家庭循循孝友自奉清約闔門百口忻忻如也崇
寧初以宮祠廢居淮南幾二十年處之夷然杜門無他
嗜獨寓志於書寒暑未嘗釋手學博而知要非聖哲之

書弗好也為文簡古精詣晚年詩益閑放有陶謝風格
既卒家無餘貲待親朋之賻始克斂待朝廷之恩賜始
克塋平生著述亦多所著有曲禮講義二卷奏議十卷
廣陵文集五十卷子四惴惴惜悟

閩書 邵武府志 宏簡錄

州守上官仲雍先生惴

上官惴字仲雍均次子政和二年進士累官大學正高
宗即位改宣教郎召至行都差充提舉巡行事務所幹
辦公事二帝北狩惴上書相府請勸車駕入京款謁廟

社慰安士民遴選統帥蒐簡士卒以圖興復又上相府
書論朝廷之宜建炎中累除吏部員外郎以親老丐祠
紹興五年除知南劍州九年召赴行在以親老力丐祠
轉朝請賜五品服尋卒愔剛介有聲其守延平去鄉不
遠親故莫或敢詣代還抵家俸用已罄矣為文清簡援
筆立就尤工於詩典雅適逸有尚書小傳論語孟子畧
解及史統史旨

中大夫上官閔中先生恢

上官恢字閔中均再從子也勵志學問累知南劍州移
徽州州當兵燹後瘡痍未起恢專以仁愛為治多所寬
貸晚丐祠里居有過其里者指以相示曰此熙豐名儒
也胡安國上書宰相言恢諳歷世務端重有守與楊龜
山時同薦於朝積官中大夫封歷陽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子模祝曾孫渙酉渙然基從曾孫損

閩書
郡志

脩撰上官仲達先生悟

上官悟字仲達均季子以父蔭累官轉運使建炎三年

留守東京劉豫叛降金金以豫節制京東兵馬遣人說
悟使降悟斬其使豫賂左右說降悟復斬之金兵攻東
京益急力不能支城陷死焉贈朝散大夫右文殿脩撰
官其後五人

司農丞上官文之先生渙然

上官渙然字文之早有文名尤留意性學首悟太極之
旨分解圖畫以授同志紹定六年以渙酉裡需補將仕
郎就授迪功郎調鄞縣尉不畏強禦務直民枉為權門

所擠後為無為軍錄叅淳熙元年擢進士就辟准備差遣元兵圍安豐制閫委渙然巡視江南搞師上流圍解進階尋辟河東幕督運吳門僅閱月運米六十萬石右丞相趙葵制使吳淵皆一見偉之累遷戎簿陞對首言正君心明君道培善類以壯君子之脉容直言以申公道之氣次言邊事深以玩敵為戒條陳守邊三策以獻改冑監簿尋轉朝奉大夫未幾與祠歲餘差知邵武軍以鄉井乞迴避除司農丞遷右司郎旋主管建康府崇

禧觀卒渙然孝友剛方入仕三十餘年家無餘財

提點上官仲立先生墓

上官基字仲立恢曾孫乾道間以父蔭監建康倉調興國丞會歲歉當賑令欲候報基曰民難久待有譴身當之即計口賑給遠近皆得就糴調衡州推官丞相趙汝愚謫零陵道經衡陽平時韓侂冑用事沿途迂送者皆獲譴臺司畧不敢為汝愚營辦基毅然獨經紀其喪悉如禮制郡守錢璫上其治行除四川茶馬又欲辟基為

屬不就遷提點鑄錢檢討官卒於官葬時汝愚子崇度適來守邵武遂臨穴哭奠子銓好學能文郎中趙崇憲以忠定登槐恩奏授登仕郎

通志
郡志

推官上官安國先生謚

上官謚字安國為學務求義理不事章句既而從朱子遊益加涵養以祖蔭授會昌尉調永州推官簡易不深刻永人懷之遷四會令

通志
邵武府志

邵武黃氏家世學派

按簡肅黃公德望忠規一時朝野企重朱子往長沙
時造門晉謁至納拜願為弟子之列攷其家世積學
相承而母太君游氏為文肅定夫先生從妹文肅乃
程門高弟為學者所宗太夫人每語公等曰視乃舅
而師法之足以為良士矣故公未冠時文肅特愛其
厚重手書為夫人賀是公之淵源所漸固有本末可
攷者也再按文肅游先生卒於宣和五年朱子於文
肅墓志簡肅是年已二十有八又考朱子語類李閔

祖錄云游定夫有論語要旨黃簡肅親見其手筆觀此則簡肅於文肅親承緒論非一日矣餘已詳游氏學派矣茲著簡肅家世焉

簡肅黃通老先生中

黃中字通老邵武人幼穎悟端重少長受書不過一再讀退輒默然危坐竟日問之則皆已成誦矣未冠從舅御史先生游定夫愛其厚重手書為夫人賀踰冠入太學汴城失守張邦昌受偽命公即日出居於外既邦昌

果遣學官致偽詔藥物勞問諸生公以前出故獨無所
汙建炎再造補脩職郎御營使司幹辦公事紹興五年
舉進士對策極論孝弟之意冀以感動上心高宗異其
言擢第二授保寧軍節度推官改宣議郎主管南外郭
宗院代還秦檜用事察其不附已遣通判建州罹外艱
服除復差通判紹興時公登第二十餘年矣轉徙外服
泊如也檜死高宗記公姓名召為秘書省校書郎兼寶
錄院簡討官累遷司封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歲滿為

真紹興二十八年充賀金國生辰使與賀正使秘書少監沈介相先後明年還獨言金作治汴宮役夫萬計此必欲徙居見迫不可不早為計時約和既久中外解弛高宗聞公言瞿然而宰相皆不悅顧詰公曰沈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中安得獨為此踰月公復往扣之且曰即不信鄙言請治罪又皆憮然莫應而右相湯思退怒甚至以語侵公公不為動已乃除沈吏部侍郎而徙公秘書少監以抑之公猶以邊備為言不聽則請補外高

宗不許除起居即踰月兼權中書舍人尋差同知三十
年貢舉權工部侍郎金人來賀天申節充接伴使故事
賜宴使者謝於庭中至是辭以方暑請拜宇下公持不
可乃如故事遂為送伴使還金使復以天申來賀方引
見遽以欽宗訃聞且多出不遜語諸公怪駭不知所為
至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喪公聞馳
白宰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天下
後世何且使人或問故將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公又

率諸同列請對論決策用兵事莫有同者乃獨陳備禦
方畧蓋公自使還三年每進對未嘗不以金事為言至
是高宗始入其說然不數月而金已擁衆渡淮矣遷擢
禮部侍郎敵騎至江壩朝臣震怖爭遣家逃匿公與左
相陳康伯獨自如此敵退衆慚服俄兼給事中明年天
申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將復用樂事下禮曹公奏春
秋君弑賊不討則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況今欽宗
實未葬也而遽作樂不亦失禮違經之甚乎事亦寢內

侍某等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
罷去皆不書讀繳奏以聞左右已深忌之尹穡希意詆
為浚黨竟以去國乾道改元公年適七十即引年告老
除集英殿脩撰致仕進敷文閣待制久之孝宗因御講
筵顧侍臣曰黃某老儒今居何許年幾何矣筋力强否
於是召公赴闕公辭謝不獲明年乃起公以老成宿望
直道正言去國七年至是復來觀者如堵入對內閣問
勞甚寵復以為兵部尚書兼侍讀每當入直孝宗常遣

人候視至則又召入坐語從容如是數月月必一再見
公知無不言其大者則迎請欽廟梓宮罷天申錫宴中
書舍人范成大被詔使金以山陵為請公奏陛下聖孝
及此天下幸甚然置欽廟梓宮不問則有所未盡於人
心孝宗善其言而不及用金果肆嫚言人乃服公論之
正而識之卓也久之又以言不盡用乞歸除顯謨閣學
士提舉州太平興國宮遂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淳熙元年
孝宗手書遣使詣公訪以天下利害朝政闕失進職端

明殿學士且以銀絹將之公受詔感激拜疏以謝畧曰
朝廷之闕失多矣其尤大者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政出
多門言路壅塞廉恥道喪貨賂公行也天下之利害多
矣其尤害民者官吏貪墨賦斂煩重財用竭匱盜賊多
有獄訟不理政以賄成也臣願進君子退小人精選諸
道部使者以察州縣則朝政有經民不告病矣公復歸
又七年雖身安田里然其心未嘗一日忘朝廷迨屬疾
手草遺表又以山陵境土欽廟梓宮為言七年卒年八

十有五累封江夏郡開國侯食邑千五百戶贈少師諡
簡肅公莊重恭信坐立語默有常節仕州縣奉法循理
崇尚風教立朝據經守正上雅敬重屢有大用意而卒
不少貶以求合孝宗即位首以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為
說未嘗少及功利再召赴闕復以前說精言之在王府
時龍大淵為內知己親幸他教授或與過從觴咏公獨
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它教授多蒙其力
公獨不徙官尤喜薦士王詹事十朋張舍人震皆公所

引張忠獻浚劉太尉錡之復用公力為多然未嘗以告人諸公或不之知也朱晦菴裁書請見曰今日之來將拜堂下惟公坐而受之俾進於門人弟子之列則某志也迨沒後為志其墓有奏議十卷子瀚司農卿孫榮

員外郎黃肅甫先生榮

黃榮字肅甫中之孫父瀚官至司農卿榮第嘉泰二年進士家世清約知萬安縣判靖州即州學傍建書院取書作新民之義扁曰作新暇則講學授徒其中明教化

作學則訓誘開喻夷獠感悟除工部員外郎子熙守高
州亦有聲

邵武郡志

汀州羅氏家世學派

按汀州宋代著姓者有羅氏伍氏雷氏邱氏賴氏世
有賢才閩書所謂羅伍邱雷亦世其戶者也今攷選
舉志羅氏或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羅氏祝元祐中明
經羅氏烈建炎二年進士而羅氏祝閉戶窮經儒術
尤著今本閩書錄出參之志乘但未知是一家之學

否姑附列之俟再詳訂

推官羅叔和先生祝

羅祝字叔和長汀人元祐間行十科祝以明經中第調
漳州法曹嘗手釋六經及注唐書尤精律數終明州觀
察推官

縣令羅子剛先生烈

羅烈字子剛長汀人建炎二年進士調同安尉時寇楊
勍自南劍趨泉烈勒兵捍捕邑恃無恐再調興寧令會

羣盜出沒烈率千餘人搗其巢皆潰走得所掠子女三百餘人遣歸家終宣教郎知廬陵縣著有約文新說十卷古文類証數萬言註杜詩事類千餘條行世

汀州雷氏家世學派

按寧化雷氏宋元豐以後族派科第踵出彥一先生尤以易學知名至靖康間雷諱觀者為太學生金兵渡河公上書憤激言張邦昌輔相無狀即罷去已晚時朝廷雖不聽尚嘉其議論忠謹以公與陳公東尹

公煇鄧公肅皆特賜出身後金人偽立張邦昌其言
悉驗今攷其表著載焉

教授雷彥一先生協

雷協字彥一充貢上庠以易學知名雖僻書襍傳涉獵
通遍登政和二年進士調上饒縣尉遷上由縣丞古田
令終宣教郎興化軍教授

太學生雷先生觀

雷觀靖康太學生時金兵已渡河上皇出幸帝亦將幸

襄賴李綱以死留之而止金人既抵城下朝廷乃罷白
時中而以李邦彥為太宰既又罷邦彥以張邦昌為太
宰觀憤然曰此何等時不拔擢豪傑而例遷貴臣耶乃
上書略曰方今大敵內侵國祚瀕危支壞扶傾全在宰
相前日以白時中尫庸悖謬從公屏斥朝野快心不謂
今日宣麻乃用邦昌士民失望咸謂邦昌前朝輔相之
最無狀者即令罷去已為晚矣今又相之將焉用哉陳
龜有言三辰不軌擢士為相四裔不共拔卒為將今金

戈指闕鐵騎飲汴豈但不共而已至於熒惑入斗兩日
相摩赤光溢散昏翳四塞其不軌又甚曾不聞宣猶攷
相弭變迎祥而徒進尸位冒寵之倫以塞賢路譬庸醫
療疾而疾已危篤猶耽視貨賄不忍辭去坐待病者之
淪沒而後已豈不殆哉其激切如此上雖不聽然新政
懲蔽塞凡行義有聞議論忠讜者悉加賜以示好惡於
是觀與陳東尹焞鄧肅皆特賜出身而天下稍知所尚
次年二帝蒙塵金人遂僞立張邦昌而觀言竟驗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十四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蔡貞白先生蒙叟學派

蔡公以宿儒倡教於國初傳稱其學博古通今里中達官顯仕皆北面焉蓋亦一時人師也

助教蔡貞白先生蒙叟

蔡蒙叟閩縣人博古通今隱居教授弟子從遠方至者

常滿諫議陳從易泊里中顯達者十餘人皆北面焉郡
守李欣薦授本州助教年八十餘卒號貞白子著繩子
三卷凡五十七篇

博士吳儀之先生千仞

吳千仞字儀之侯官人師事蔡蒙叟為高弟文雅風流
鄉邦仰之累官太常博士知虔州卒

丘憲古先生程學派

經義攷云少海鄭氏自言其學出於富沙丘先生按

丘氏之學莫可攷惟馬公廷鸞稱少海所著易卦疑難圖讀之時有會心必宿儒所著觀此亦可溯其師說之源流也鄭氏傳之潘冠英潘籍貫未詳待攷

進士丘憲古先生程

丘程字憲古政和二年進士建陽人按朱氏經義攷馮椅曰憲古之學傳鄭東卿東卿之學傳潘冠英潘說在十三卦處內象極當而少海所撰無之蓋聞之鄉人于公梁國輔于親授之於潘也沙隨程迥可久曰丘先生

嘗有詩曰易理分明在畫中誰知易道盡難窮不知畫意空箋註何異丹青欲畫風其學傳之東卿云

朱竹垞經義攷

建寧府志選舉目

主簿鄭少海先生東卿

鄭東卿字少海侯官人紹興二十七年特奏名為永嘉簿所著有易卦疑難圖按朱氏經義考陳振孫曰其書以六十四卦為圖外及六位皇極先天卦氣等圖各附一論說未有繫辭解自言其學出於富沙丘先生以為

易理皆在畫中於是日畫一卦週而復始久而後有所
入又馬廷鸞曰此書本五行卦氣之說而象數義理出
焉無朱子發之之瑣碎戴師愈之矯偽讀之時有會心
者又董真卿曰東卿自稱合沙漁父大易約解九卷易
說二卷宋志及馮氏作周易疑難圖三十卷紹興丁巳

自為序

朱氏經義考
郡志選舉目

邵宋舉先生整學派

按邵彥明先生清傳關西之學子宋舉先生整從合

沙鄭少海學又整偕從子秀山景之從籍溪胡先生
學箕裘厥有由來矣再按閩書邵整字宋舉古田人
自稱蒙谷遺老攷道南原委及閩中諸志乘俱同獨
邵氏宏簡錄作劉整入在元儒詳攷其傳劉整字宋
舉古田人亦稱蒙谷遺老其餘俱符疑是錯誤且整
之父在北宋時從關西遊則整南宋以後人物也或
別有劉姓亦未可知但不應籍貫俱同獨姓氏異耳
再按合沙為三山舊名云

邵宋舉先生整

邵整字宋舉古田人自號蒙谷遺老與族人景之以家學自相友教授生徒百餘人少從合沙鄭少海學易傳六十四卦圖說及春秋元經其纂集圖序甫訖而卒道南統緒謂整及景之亦胡籍溪學派

閩書道
南統緒

州守蘇顥之先生大璋

蘇大璋字顥之古田人父鴻以陰德聞大璋少穎悟年十餘通周易大義事母孝慶元進士嘉泰中邑大水塾

溺饑饉大璋方舉進士上章乞常平使者躬為賑濟民
賴存活司教道州闡揚正學召試館職除秘書正字累
遷著作郎轉對力言禁錮偽學之非忤大臣意累乞外

知吉州子士穆知福安縣

閩書新
三山志

陳世德先生光學派

按永春桃源志秉載朱子曾至其處至今尚有留墨
意其時蔡氏茲鑒識朱子有塲屋之知陳氏光蘓氏
升又與朱子同登進士第而陳氏知柔又友誼最篤

者必經過訪無疑也公與休齋文靖義兼師友皆為
一時典型之望稽文獻者於此邦尤惓惓焉

僉判陳世德先生光

陳光字世德家永春民蘓里之碧溪妙齡力學潛隱幽
僻閉戶讀書手不釋卷歲首則裹糧從師歲暮方歸侍
赴鄉試榜黜無愠色即就市鬻紙歸同行詢之云欲備
抄寫同行不覺嗤笑光答曰後三歲復大比後果登紹
興戊辰進士第與朱子同年嘗進經筵講解丞相梁克

家舊從受業休齋陳知柔與之為友手抄六經解一字
差誤即毀其板復手抄之其誠敬學問如此尤工為古
文所居之山人以文章名之官封州僉判權知新州

承務郎高東溪先生登學派

漳江之學至北溪得紫陽之傳而通行繁盛然在靖
康間時有東溪高先生者以忠言志節著聲朱子泣
漳曾新其祠宇又為之記言先生學博行高志節卓
然有碩庶儒立之操其有功於世教豈可與隱忍回

護以濟其私而自託於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語哉按東溪之學亦一時倡起之師也

承務郎高東溪先生登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少孤力學立志勵行宣和間為太學生金人犯京師與陳東等上書乞斬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等六賊以謝天下廷臣復建和議割三鎮奪种師道李綱兵柄公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帥臣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公與十

人屹立不動欽宗即位擢吳敏張邦昌為相敏白李邦彥無辜乞復用公上言陛下以東宮踐祚人人跂足以觀新政柰何相吳敏張邦昌復再納邦彥大失天下之望人心自此離矣自是章凡五上皆不報因謀南歸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公與林邁等請隨駕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羅織公等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忌有司惡其直授下州文學尋有旨附第五甲乃授廣東富川主簿憲臣董茶聞其名檄獻六

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公請復學舍舊田又抵囚於法
秩滿士民乞留不獲歸至廣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曰撫
彫瘵者莫如高主簿遂檄往發廩賑貸全活萬計因奏
辟終其任紹興八年赴政事堂審察遂上疏萬言作蔽
主蠹國害民各上下二篇上之高宗稱善下中書秦檜
惡其譏已格之授靜江府古縣令至靜江廣西帥沈晦
問公何以治縣公條十餘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日詐
疑不可行也對曰忠信可行蠻貊患誠不至耳豪民秦

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公白置之法一郡稱快古縣秦
檜父舊治檜實生此帥胡舜陟謂公祠之公曰檜為相
無狀曷以祠為舜陟怒移荔浦丞康寧代公適公亦以
母病乞去舜陟遂創檜祠而自為記且撫秦琥事誣以
專殺罪逮捕詣獄適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白勅
還家至廣漕帥鄭高趙不棄辟公攝歸善令委考試潮
州公摘經史要語命題策閩浙水災所由皆屬意時事
時丞相趙鼎在潮謂曰天下主文多矣未有如公忠誠

愛君者留語終日郡守季仲文馳達檜檜怒坐以舜陟
所奏取旨編管容州省符下漳州公適歸舊隱與學者
講論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示之公讀畢即上馬大作曰
少入告家人無害也公曰君命敢稽耶大作愕然比夜
巡檢領百卒挾兵刃至公曰若賜死亦當拜勅乃就法
大作感公忠義為泣下奮劒叱巡檢曰汝欲何為省符
在我手無他語也吾當以死捍之公至謫所授徒自給
種植蔬竹為終焉之計聞朝廷政事少失輒輦憾不樂

大則慟哭隨之容本窮蹙聞公至執經從者數百人為講大學中庸之旨教方行而疾作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公事母至孝嘗奉母舟行阻風方念乏晨羞忽有白魚躍入其學以慎獨為本所著有家論等篇及東溪集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以其事聞追復迪功郎胡銓為作忠辨後五十年朱子守漳為作祠堂記奏加褒贈

閩書

宏簡錄
名臣傳

主簿林實夫先生宗臣

林宗臣字實夫龍溪人乾道二年進士受業高東溪登之門官至主簿一見陳安卿淳心異之謂曰子所習科舉耳聖賢大業則不在是因授以朱文公所編近思錄安卿卒為儒宗實夫啟之也

戶曹黃葉叔先生京

黃京字葉叔龍溪人紹興二年進士初在郡學與高登相友善至是又同舉進士登調桂嶺簿京調連州戶曹並以清白稱秩滿歸里聞登以直言斥怙無仕進意時

年未四十性樂施予所識闕乏者厚賙之鄉里稱為長者

縣令李康成先生則學派

按清漳志稱先生等聚徒講學文章行誼各有可觀列之儒林其徒如楊彥侯諸公皆其卓然者也今附於後

縣令李康成先生則

李則字康成龍溪人少孤力學試太學不得志浩然東

歸教授生徒至百餘人如楊汝南李恂諸公皆師事之
累薦鄉書前列紹興十二年以特科授桂嶺簿攝富川
令調德化令所至皆有惠政轉通直郎致仕公學兼得
之蘇程二家其教人必以仁義為本自號益壯翁

縣令楊彥侯先生汝南

楊汝南字彥侯龍溪人擢紹興十五年進士郡守李彌
遜奇其材勉就宏詞科中書以其文崛奇不署至是登
第初調贛州教授改廣州教授撫詩春秋中庸要語著

經說三十篇以授學者乃進表於朝祭酒楊椿覽之曰
真今之師範也即薦改秩知福州古田縣以廉平公勤
自警尤以教化為先務脩學舍置學田俾諸生質疑問
難亶亶不倦又造安福橋長六十丈以濟涉者與廬陵
楊萬里以節義相勉與高登尤相友善扁其所居堂曰
不欺自號快然居士鄉居講學戶外屨常滿焉其文章
語意清新有騷人典則云

縣令李顧言先生恂

李恂字顧言龍溪人性敏好學舉進士任縣尉以捕盜賞改知晉江縣後知邵武軍以宮觀致仕初恂登第與史浩同甲及浩當軸累召不起時論高之子必直必正皆廕補官必直任興化軍

郡守葉嗣忠先生廷珪學派

按嗣忠先生為一時名彥在泉郡治績綽有政聲志乘載公知泉州清靜簡易時通淮門之河塞通淮門者水門也郡城諸水故趨巽方環學宮而東之未有

汲潮汐引之入者紹興十六年守葉公闢通淮門引
入舟楫直抵學宮前語人曰十年後當有大魁至期
梁文靖克家應之後去官郡人祠於清源下洞其為
宰時不拜張邦昌偽詔大節尤卓然平昔與朱公喬
年相友善在溫陵與傅公安道相往復其門徒如陳
正獻諸公皆為一時碩彥今列其學派著於篇

郡守葉翠巖先生廷珪

葉廷珪字嗣忠號翠巖甌寧人少嗜書貧無可讀其曾

祖以差役至京傾橐市歸因得盡讀之政和五年累除武邑丞時興燕山之役廷珪三部軍餉一粒不食轉知德興縣張邦昌偽詔至不肯拜中興後差知福清縣縣瀕海民困鬻鹽廷珪創增鹽錢稍獲其便又有煮鹽利害圖及書州縣往往遵用之召為太常寺丞輪對乞搜訪遺書補中秘府高宗嘗問方今禮樂之事廷珪以兵革未息禮樂未遑為對秦檜聞之不說未幾出知泉州二州廷珪性喜讀書肄業郡學升貢上庠登名桂籍入

仕四十餘年未嘗一日去手每聞士大夫家有異書無
不借讀讀無不終卷嘗恨無貲不能盡寫作數十大冊
擇其可用者手抄之名曰海錄文多者為海錄雜事細
碎者為海錄碎事其未知故事所出者為海錄未見事
其事物興造之原為海錄事始其詩人佳句曾經前輩
稱道者為海錄警句圖其有事跡著見作詩之繇為海
錄本事詩獨碎事文字最多初謂之一四錄言其自一
至四字有可取者皆錄之後改為碎事每讀文字見可

錄者信手錄之既知泉州公餘無事因取類之為門七十五為卷二十有二事多新奇未經前人引用者復好為詩與吏部員外郎朱喬年以詩相善喬年議論少許可獨喜稱廷珪詩在泉中與傅自得一見如平生會即談詩一日誦其所作郡齋羅漢詩示自得末句云幾多雁鷺行間吏衙退頻來禮釋迦自得謂廷珪予每讀韋蘇州詩今朝郡齋閒欲問楞迦字未嘗不廢卷太息想像蘇州之風流蘊藉而知其當時之政泉故劇郡公使

吏輩優游如此此可觀公廷珪欣然以為會心之友按續文獻通考載廷珪薦學醇雅葉顥陳俊卿黃祖舜皆

出其門云

郡志續文獻通考

正簡葉子昂先生顥

葉顥字子昂顥弟紹興二年進士由南海簿累遷司農丞以薦召對除將作監簿出知處州青田令獻羨錢百萬顥詰令何從得羨命以代本縣民戶輸納夏租歷陞右司諫孝宗即位擢吏部侍郎權尚書論典選一途衣

冠之所從出而吏胥得權其柄是使入銓曹與吏為市
出銓曹與民為市也乃編上七司條例一書孝宗悅著
為令乾道初召對便殿問卿當官何先對曰清廉臣分
公忠實要孝宗曰卿無忘此言除端明殿學士拜叅知
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奏
罷戶部侍郎請兩淮行鐵錢力持不可尋進尚書左僕
射兼樞密使引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等十人可備
執政禁從臺諫之選又極論龍大淵曾覲竊弄威福二

人俱斥去會冬至郊雷雨作孝宗手詔飭大臣顯引漢
故事上印綬即日出關抵家卒贈少師謚正簡

福建通志

莊定黃繼道先生祖舜

黃祖舜字繼道福清人宣和六年進士累任至軍器監
丞入對言縣令付銓曹專用資格曷若委郡守汰其尤
無良者上然之權守尚書屯田員外郎徙吏部員外郎
出通判泉州將行言抱道懷德之士不應讀書干祿乞
自科舉後有學行脩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

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亦鄉舉里選之意下其奏禮部遂留為倉部郎中遷左司郎中權刑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司兼侍講進論語講義上命金安節校勘安節言其書詞義明粹乃令國子監板行故資政殿學士楊愿家乞遺表恩祖舜言愿陰濟秦檜中傷善類因寢其命秦熈卒贈太傅祖舜言熈預其父檜議今不宜贈帝傳之秩追奪之遷同知樞密院事金主亮侵淮劉汜敗王權走上將誅權以厲其餘祖舜言權

罪當誅汜不容貸劉錡有大功聞其病已殆權汜誅錡
必愧忿以死是國家一敗兵而殺三將得無快於敵乎
上嘉納薨於官諡莊定所著有易說國風小雅說禮記
說歷代史義及遺文十五卷

新郡志

按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內載五峯說區以別矣用
禮記勾萌字音林少穎亦曾說與黃祖舜來如此
是祖舜亦似從少穎講
論者其受學未詳待攷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十五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獻靖朱韋齋先生閩中家世學派

夫仰蒼鬱者必出於蟠根之大覽溟渤者貴溯乎星宿之初蓋其本源遠也況大賢毓英啟秀積厚流光而為往聖繼絕學開太平以衍洙泗之傳者乎攷獻靖公自筮仕入閩初任建之政和再任延之尤溪而

晦菴夫子生焉夫以蕞爾之土山川靈異鍾為人傑
龜山豫章延平不數百里同時同地講道嗣音而又
篤生紫陽以集其成豈非千數年間氣所鍾應貞元
會合之期哉先公詠武夷精舍詩曰宋家南狩西山
西光移婺女開賢聖信乎東遷南渡如同一轍也今
謹錄其在閩支派著于編乾隆壬申三月上巳日

獻靖朱韋齋先生松

朱先生諱松字喬年徽之婺源人曾祖振祖絢父森贈

承事郎常曰吾家五世積德業儒當有達者先生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登第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服除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靖康之變先生在尤溪方與同僚燕集忽有以北狩之問來諭者先生聞之震駭投袂而起大慟幾絕自是奔走卑冗假祿養親無仕進意建炎再造王室漂搖紹興初御史胡世將撫諭東南先生因謁見說之曰聞之不取關中故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唐惟不失關中故

更三亡不失舊物而吳孫氏東攻新城西攻襄漢乃所以保建業其後桓溫劉裕雖能以江漢舟艦西入河渭然既得之而不能守則亦僅足以保東南而已然則天下之大勢可知已今進不能以六師之重通道荆襄赴興元結夏人控引五路東嚮爭中原退又不能移蹕建康北爭荆淮以為固守之計奈何局促一方徒費日月竟將何為世將奇其言歸即以聞于朝會前執政謝克家守泉亦露章薦先生學行不宜滯筦庫遂召試館職

策問中興難易先生乞順人心任賢才正紀綱累數千
言高宗嘉賞除秘書省正字趙忠簡鼎以元樞都督諸
路軍馬約先生入幕先生以親疾辭尋丁母憂七年服
闋上已進都金陵九月再召對先生因論自古中興之
君惟漢之光武勤勞不怠身濟大業可以為法晉之元
帝唐之肅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終可以為戒反覆切至
上對輔臣稱善除校書郎八年遷著作佐郎御史中丞
常同薦先生復賜對除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

刊脩蔡卞所改哲宗實錄先生用力為多歷司勲及吏部員外郎秦檜當國決意講和先生與史官胡珵凌景夏常明范如圭會奏極言其不可檜怒諷御史論先生懷異自賢十年出知饒州未赴遂自請為祠官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為事祠滿再任命下十三年三月卒於建州城南之寓舍時年四十七初先生自為兒時出語已驚人少長游學校為舉子文即清新灑落無當時陳腐卑弱之氣及去場屋始放意為詩文其詩不

事彫飾天然秀發一時前輩以詩名者交口譽之其文
汪洋渾浩不見涯涘然自謂於道為遠益取經史子傳
考其興衰治亂欲應時合變見之事業者既又得浦城
蕭顗子莊劍浦羅從彥仲素與之游則聞龜山楊文靖
公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
自刻勵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
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
意以名其齋以自警性至孝友重然諾不以死生窮達

易其志誘進後學揚人之善凡邪佞嵬瑣簡賢附勢之
流與已異趣則鄙而遠之屬疾革自為書以家事屬少
傅劉子羽而訣於籍溪胡憲原仲白水劉勉之致中屏
山劉子翬彥沖且顧謂元晦曰此三人者吾友也學有
淵源汝往父事之及沒朱子年甫十四即稟學於三君
子之門明年卜葬崇安縣西塔山後遷於武彝鄉上梅
里之寂歷山所著有韋齋集十二卷外集十卷子熹

狀行

神道碑

聖門禮樂統

附遺文

答莊德燦書曰某頓首昨屈車馬寵顧區區未能款扣
所聞辱惠書禮盛志謙雖不敢當然近世大學之道蕪
廢士無貴賤徇世相師千百一範莫知孰使陶之者不
自量其愚不肖竊有憐之之意頃來尤溪甫兩月雖獲
拜邑士而未詳也索居深惟小人之歸是憂乃有識明
志高傑然自拔於俗如吾友者其為欣幸未易具道夫
仕而忘學如農夫快一朝之飽而釋終身之耕殍於溝

中可立而竢然則仕而忘學猶飽而釋耕亦不足道抑
聞之先生長者禮記多魯諸儒之雜說獨中庸出於孔
氏家學大學一篇乃入道之門其道以為欲明明德於
天下者在致知格物以正心誠意而已其說與今世士
大夫之學大不相近蓋此學之廢久矣自周衰楊墨雖
得罪聖人然乃學仁義而失之者至申韓儀秦之說勝
而士始決裂聖人之藩籬以徇流俗之所好至漢文景
之盛未衰也以至於今蓋嘗有以斯文為已任者起而

倡之然世方嬰於俗學以自強屹乎其不可攻也松方
急於祿養未能往究其所學是以獲聞吾友之言凜然
敬歎若居夷而聞樂雖未詳其節奏之工然卓然於吳
歆楚謠之中而不可亂也書曰知之非艱夫問塗而之
瞽則知亦豈易哉以吾友之明苟以德為車而志氣御
之則朝發軔乎仁義之塗夕將入大學之門以躡中庸
之庭也如松之驚憂且追後乘而莫及其何以相吾子
勉之而已君舍此而問塗則今之學士大夫皆知津矣

即辰陽復惟為道自愛是望

送程復亨序曰廣平程某復亨為余外兄從余游於閩者二年余語以安逸憂患知之詳矣將歸省其母及其祖母其可以無言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親喪三年未葬則何服子思曰三年而未葬則服不除也故告之一曰葬吾舅而後加吉服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曰喪不欲其速貧古之君子以失位于諸侯曰喪喪不欲其速貧若是其急也故告之二曰

葺爾居以寧爾親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植之榛莽則與之靡然故告之三曰非爾父之類者勿親也江出岷山自荆之楚汪洋千里而至於海者大川三百小川三千以爲之助也故告之四曰廣學問以資見聞傳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君子非獨惡懷安之敗名惡其敗性也故告之五曰勿懷安禮曰男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志也夫不資之軀豈其浮沈鄉里而名不稱故告之六曰無忘四方之志夫齊之善味者淄澠之合

能辨之溜澠之合均是水也子歸矣他日執經而來問
予能入于常流而不變其味乎尚能為君辨之

中散朱受之先生塾

朱塾字受之文公長子用蔭補將仕郎紹熙辛亥年三
十九卒贈中散大夫文公嘗題其詩卷曰大兒自幼開
爽不類常兒子恐其墜于靡浮之習不敢教以詩文又
請陳同父作墓誌其書曰此子自幼秀慧生一兩月見
文書即喜笑咿鳴如誦讀狀小兒戲事見必學學必能

然已能輒棄去後來得親師友意甚望之陳同父祭文
略曰少有俊聲而能自克長讀父書而能默會義理以
厭飫其心藝業以游泳其外學者之高下淺深俯仰以
接之而不暴其從違天下之賢不肖一見而識之而不
輕於向背其才豈不直一官乃以韋布而早沒其志豈
不慕古人乃以賢子弟而終晦耶

朝奉朱文之先生墓

朱埜字文之文公仲子淳祐間以蔭補迪功郎監湖州

德清縣戶部贍軍酒庫後文公十一年卒黃勉齋誅之
曰在昔夫子性嚴氣剛規矩準繩動止有常君承其顏
惟恐或傷在昔夫子朝圖暮書遑恤其家孰有孰無君
服其勞使若有餘內睦姻親外交朋友歲時享祀穀核
清酒囊篋瑣碎俾無遺漏非君之賢孰左孰右幹之從
游餘三十年四海兄弟兩世姻婭於君事親知君之賢
人之百行非孝孰先讀此可想見其為人矣贈朝奉大
夫

侍郎朱叔敬先生在

朱在字叔敬一字敬之文公季子受業家庭又從黃勉齋學公遇明堂大禮赦恩奏補承務郎嘉定初除籍田令亢旱應詔上封事歷將作司農簿遷丞十年以大理正知南康軍改知衡州湖州俱不赴奉祠既起知信州入對以進學問振紀綱求放心為言除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公事加右曹郎兼知嘉興府召為司農少卿充樞密副都承旨出為兩浙轉運副使寶慶丙戌除工部侍

郎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理宗曰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因奏閔損以下九人並封一字公爵獨曾參封邲侯乞與並封楊雄王雱乞去其像國家有程頤程顥張載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若使之從祀廟庭斯文幸甚又言先臣四書印本所在不同理宗回顧宣諭曰卿先卿四書註解有補治道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除吏部右侍郎紹定三年乞外除朝議大夫寶謨閣待制知平江府明年改煥章閣待制知袁州奉祠卒贈銀

青光祿大夫

奉直朱子明先生鑑

朱鑑字子明文公嫡長孫也蔭補迪功郎累遷奉直大夫湖廣總領寶慶間隨季父在遷居建安之紫霞州建文公祠于所居左子孫入建安自鑑始

侍郎朱深源先生浚

朱浚字深源鑑之子少負奇節以進士累官兩浙轉運使兼吏部侍郎尚理宗公主元兵入建寧王積翁棄城

遁浚與公主入福州誓與知府王綱中死守迨元阿剌罕侵福安剛中以城降浚與公主仰天大哭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義不可辱遂飲藥死贈朝散大夫孫林字文茂深源長子彬字均之深源次子皆進士

紫陽書院

志

閩書

山長朱泳道先生沂

朱沂字泳道文公曾孫累薦遺逸不起與謝枋得游枋得稱其論古今人物高下國家興廢善類仕止久速之

故脫盡華葉獨存根株文公之後世濟其美者泳道一人耳晚歲授考亭書院山長

知事朱先生彬

朱彬文公四世孫讀書有文克紹家學士子從游者甚衆至正間為延平路知事

判官朱文魯先生泗

朱泗字文魯建安人文公八世孫除壽州判官改徐州值歲饑白督運留京運以賑民民有被誣殺人者廉得

真殺人者釋之言當道以黃幹蔡沉劉燾真德秀配文公祠為請於朝得行

劉先生文伯

劉文伯建陽人從韋齋先生遊構一室榜曰清軒讀書徜徉與客論文其間悠然不知日之夕也劉屏山寄詩有中郎言語妙天下得非遊世厭營營其稱許如此

監廟謝綽中先生譽

子東鄉

謝譽字綽中政和人朱韋齋尉政和時以公事行鄉落

間聞田舍中有誦書聲屬耳頗異亟下車入其舍則一少年書生方對案危坐吟誦自若韋齋前揖問讀何書起對曰儀禮也是時士方專治王氏學非三經字說老莊之書不讀而其業乃如此韋齋奇之與語酬應敏給使出其文詞氣亦不凡問其姓名大喜與歸日授以經史百家之言而勉其所未至未幾記誦益廣文字益工韋齋益歎重之中紹興二年進士調泰寧主簿歸領祠官年四十六卒韋齋深惜後文公朱子為撰文集序稱

君性耿介與世俗多不合居家極孝友既得官盡以先
疇奉其兄娶妻得田自隨一旦亦舉而歸之還自泰寧
自以不能隨俗俯仰慨然願領祠就閒秩以便親養然
君之所以自許與先君子所以期君者蓋未嘗不以經
綸之業為言也則其志豈自以為止於此而已哉君沒
之年先君子亦棄諸孤後四十三年考係淳熙乙巳而君之子
東卿乃以君之遺文一篇過某於武夷精舍某讀其書
得其志既歎君之不幸又念先君子之門人賓客如君

者蓋無幾人今亦無復存者相與太息流涕既而東卿請序其文遂書其本末如此

光祿鄭義齋先生乾道

尤溪志作鄭安道

鄭乾道號義齋尤溪人熙寧六年進士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歷著治績而文名尤見重於韋齋因相與友善時共講學假館以處韋齋為南溪書院其賀韋齋舉男詩載南溪志

進士莊德燦先生光

莊光字德燦尤溪人建炎二年進士筮仕州幕矢志節
介直道不容遂致政歸與韋齋同講學韋齋稱其識明
志高傑然自拔於流俗從父誼謚訢皆登進士

尤溪志
閩書

進士盧定之先生安邦

盧安邦字定之尤溪人宣和辛丑進士少穎異書一再
讀即成誦博學攻古文辭與尉朱喬年友善官曹郎為

時所重

尤溪
志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十五